

史怀宝 著
长篇小 说

忠诚

从来
不是简单的黑与白，而是面
对良知所做的一个又一个复
杂抉择。

 中国言实出版社

忠诚

从来
不是简单的黑与白，而是面
对良知所做的一个又一个复
杂抉择。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忠诚 / 史怀宝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71-1290-7

I. ①忠… II. ①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0119号

责任编辑: 张振华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18印张

字 数 250千字

定 价 36.00元 ISBN 978-7-5171-1290-7

目 录

第一章	接受重任 ……	1
第二章	针锋相对 ……	23
第三章	汽气玄机 ……	41
第四章	会场闹剧 ……	58
第五章	紧急叫停 ……	73
第六章	探查真相 ……	100
第七章	躲债局长 ……	118
第八章	市长讨债 ……	158
第九章	公报私仇 ……	181
第十章	媒婆心事 ……	196
第十一章	悲情大堤 ……	205

第十二章	埋下隐患	222
第十三章	麦子熟了	232
第十四章	人生漩涡	241
第十五章	柳暗花明	257
第十六章	大河危机	273

第一章 接受重任

晨曦初露，荞麦花隐隐的花香中，大河市审计局副局长文卉燕的车路过鸡肠渡，她发现有不少人在大堤上又是烧香又是磕头的，不知道在祈祷着什么。

文卉燕一声轻叹，望着滚滚的河水陷入沉思。这次重返审计一线，她除了要继续指导玄武县三个审计组开展工作外，还带来了一个消息，或叫任务。

从去年开始，大河市结合五年创业规划，决定实施“民心工程”，初拟五年投资4亿元人民币。其实，大河市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4亿多，而这项工程的一期预算是5500万元，足见大河市委市政府的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民心路工程预计9月底开工。

为了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完整，市政府决定，市审计局对这项工

程进行开工前的审计把关。可是现在市县两级审计机关的审计人员，全部处在粮食审计一线，根本没有力量接受这项任务。委托中介机构审计未尝不可，可政府投资那么大，放手交给社会中介机构监督把关，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早上八点，文卉燕来到审计现场，立马主持召开一个小会，她有条不紊地部署着工作，说：“同志们，市政府又下达新任务了。眼下的粮食审计工作，我估计再干一个月基本可以结束。我是这样考虑的，大部分同志继续留在粮食审计现场，抽出一小部分审计力量组成一个审计组，进行民心路开工前的预算审计。小谢，你有六年多的审计工作经验了，侯局长当着我的面表扬过你，局党组织派你担任民心路工程预算审计组组长和主审，我相信你能够挑起这副担子。朱大同和仝莉莉为审计组成员。老朱在基建投资审计方面经验丰富，小谢和仝莉莉要多向朱老师学习。仝莉莉参加工作也有半年了，你利用这次机会，好好历练一下。时间紧迫，你们仨下午就离开玄武县，明天在家准备一天，后天正式进入角色。一切手续和材料，我会放在小谢办公桌左边的抽屉里。这个任务来得太急，担子不比粮食挂账审计轻。你们三人在粮食审计中表现得很好。小谢，这是你来市局以后，独立承担的第一个审计项目。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谢文清个子高高的，不胖不瘦，两条浓浓的眉毛，稍稍有些上挑，双眼皮下是一双执着的眼睛，眉宇间时常凝成一个川字，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

谢文清从来没有单独主审过政府投资审计项目，现在文卉燕交给这么重要的任务，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次时间紧迫，只有短短的三十天，而审计的人手这么少，谢文清心里没底。他有点儿不太自

信地说：“文局长，我觉得心里没有底，还是请梁主任挂帅吧！”

文卉燕说：“小谢，指派你担任审计组组长，是局领导对你的信任，你不要再推辞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高质量地完成这个任务！”

小会结束后，外号小钢炮的审计员韩正旺走进来，准备向文卉燕汇报工作，提起鸡肠渡大漩涡的事，小钢炮问：“文局长，大漩涡的事，在大河上下传得很玄乎，到底是咋回事？”

文卉燕说：“我在市立医院养病的时候，听说市区好多领导前去抗洪救灾了。今早路过鸡肠渡，我没看到什么大漩涡，倒是看见鸡肠渡大堤上有一堆堆的稻草袋子。”

中午，谢文清回到宿舍，与朱大同聊起大漩涡的事情，朱大同说：“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我不知怎地，越老越迷信起来。鸡肠渡一带，阴气太重，历史上出过大事，死过不少人，如果后人不留神，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料的大事。”

谢文清归入正题，搓着双手说：“朱老师，主审的担子太重，我怕自己挑不起来。”

朱大同是投资审计科的老科长，本来已经退休了，但因为投资审计专业性强，市审计局又薄弱，他才被返聘回来。老朱今年61岁，长着一张粗线条的脸庞，皮肤微黑，尖下颏，高傲的嘴唇紧紧地抿着，从嘴角微窝起两条疲倦的皱纹，深深地切过两腮，一直延长到下颌。他正在洗脚，手拿一块脏兮兮的毛巾，一边擦脚一边说：“小谢，这件事情说好审也不难。只要你认真地审查标书、图纸和合同资料，核对一下它们的概算，没有大的出入，也就差不多了。不过，说难审也真难审。如果你真想查清摸透，非掉几斤肉不可。今年也怪，大的审计项目一个接着一个，我也不用专门减肥了，只是折腾了一个月，我

这大肚子，也瘪得差不多了。”

谢文清笑着说：“朱老师，您一定要多多指导我。如果您不退休的话，这个组长肯定是您。您来领导我还差不多！”

朱大同擦完脚，坐着说：“小谢，你叫我老师。好，徒弟，赶紧给老师倒洗脚水去！”

谢文清看着朱大同懒得动弹的样子，麻溜地倒了洗脚水，又顺手端来一盆清水。朱大同重新把脚放进去，说：“谢谢了，小谢！既然你真想干出点儿名堂，我可以帮你开好这辆车。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些事情非常简单，好像观看魔术师玩魔术一样，只要抖开他的包裹，你就会发现里面真实的东西。那种小把戏，水平不是太高，只是你平时没有注重那方面而已。如今，啥事儿也都怕较真，你一旦较真了，还愁查不出事情的真相吗？”

下午三点，送文卉燕的小车要回城了，谢文清、朱大同和仝莉莉三人的行李物品，也要随车拉回去。三十天的风吹日晒，让原来白白净净的仝莉莉脸蛋变了颜色。

仝莉莉要走了，大家前来送行。冯建民一脸遗憾地说：“莉莉啊，你要离开了，以后连开个玩笑也没有对象了，咋办？”

替代梁菲菲担任审计组长的小钢炮，跟谢文清幽默起来，说：“老谢，只有你觉得莉莉凉快吗？你把哥们儿的电风扇搬走了，这大热的天，让弟兄们怎么熬？”

谢文清有点儿文不对题地回答：“大家都晒黑了！”

冯建民望着朱大同，嘿嘿一笑说：“领导更黑！”

一大早，又矮又瘦的门卫皮富贵正在院子里打扫卫生。

谢文清和仝莉莉前脚跟后脚来到市审计局。一会儿，朱大同走进办公室，一脸无精打采地说：“小谢，对不起，来晚了。昨晚，我被家里的那头老母猪折腾了半夜，累得快散架了！”

仝莉莉有些吃惊地问：“朱老师，您家养猪了？”

朱大同点起一支烟，猛抽一口，呛得直咳嗽。谢文清愣了一会儿，反应过来说：“朱老师姓朱，他家养的猪，是宠物。”

仝莉莉还是搞不懂话里的意思，一脸疑惑，睁大眼睛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把猪当做宠物养。”

朱大同的脸一红，连连咳嗽着窃笑，低下了头。谢文清昨晚来局里加班，读完了文卉燕留下的文字资料，说：“我和朱老师一个审计组长，一个主审，仝莉莉是副主审。这次审计，咱们今天提前点。如果局里派不出车，咱们就坐公共汽车去。根据文局长的建议，我昨晚草拟了一份审计计划方案，请两位过目。”

朱大同戴上老花镜，吸了几口烟，紧紧地盯着审计方案，他从耳朵上取下一支铅笔，在纸面上划了三四笔。谢文清又把审计方案书递给仝莉莉，说：“莉莉，你在大学里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帮着把把关吧。”

仝莉莉接过方案书，简单地翻看了一遍，无奈地说：“大学里学的那些小玩意儿，在这里很难派上用场。”

谢文清整理好审计方案，拾起审计通知书，把有用的东西装进那个用了五年的黑色帆布提包。朱大同提着一个颜色泛黄的大帆布袋子，里面装着皮尺、三角板、卷尺和放大镜，还有一本已经磨损得起了毛的专业词典。仝莉莉背着一个大旅行包，里面除了钢笔和计算器以外，还装有香水、防晒霜、口红、梳子、小镜子、蚊香和太阳伞等。

这时，有人打来内线电话。谢文清接完电话，兴奋地告诉大家：“专车来了，今天不用挤公交车了。”

一辆桑塔纳小轿车在市交通大厦门前停下来，隋姓司机说：“各位，领导正在301会议室里等着你们呢，请吧。”

三人乘电梯上了三楼，仝莉莉轻轻推开301会议室的门，里面早已坐满了人，谢文清忙说：“打扰各位了，我们是市审计局的。”

一位戴着黑边近视眼镜、长相精瘦的中年人站起来，搔了搔小平头，说：“您是谢文清同志吧，我是市公路局办公室主任苗学研，各位请坐。”

三人挨着小平头依次坐下来，会议还没开始，苗学研小声向谢文清介绍在座的各位领导：“稍胖点儿的那位，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张仁超；左边稍瘦一点儿的那位，是市交通委主任张长海；那位不胖不瘦的，是市公路局局长姚昌庆；那位是施工单位——市汽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门玉冰……”谢文清以前没与这些人打过交道，只是认识门玉冰。门玉冰似乎也认识谢文清，友好地向他挤了挤眼睛。

会议开始。张仁超传达了《大河市政府关于推进民心路工程建设的意见》文件，特别强调了民心路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姚昌庆介绍了民心路工程的准备、设计和论证的具体情况，姚昌庆双手捧着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大声读起来：“第一，要领导提高认识，干部高度重视，把民心路工程建设作为全局的大事来抓……第二，要精心组织，认真准备，确保工程早日启动……第三，要公正开路，科技上马，努力把民心路建设成为精品工程……”

在谢文清看来，三位领导的讲话没有多大实质性的新内容，比如工程如何设计、如何招标、如何请专家论证等情况，他发现会场上竟

然有人打瞌睡。

主持人张长海宣布：“下面请施工单位总经理门玉冰先生发言。”

门玉冰打破会场的沉默气氛，他的嗓音浑厚，铿锵有力，好像战前表决心。也许是长期抽烟造成的恶习，他每说几句，总是习惯性地“咳嗽”一下，清清嗓子。门玉冰讲话的内容比姚昌庆更空洞，他先介绍公司的基本情况，再说明公司的对外影响力，最后，高声表达决心：“我们要在市委市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争取早日拿下民心路、民心桥项目，为大河建市十五周年献礼。”

应当发言的人几乎全部发言了，主持会议的张长海瞟了谢文清一眼，说：“下面请市审计局民心路项目预算审计组组长谢文清同志讲话！”

谢文清根本没有发言的准备，他沉思片刻，说：“我代表项目审计组全体成员，说几句心里话。第一，我们坚持为政府和人民负责的原则，保证公正审计，严格执法，最大程度地节约优化财政建设资金；第二，我们一定对整个工程负责，保证公正廉洁，不徇私情；第三，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审计工作。各位领导出席今天的会议，既是对民心路建设工程的重视，也是对审计工作的支持。审计工作是一项行政执法活动，难免会与有关单位产生一些摩擦。做好本职工作，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审计必须为国家利益负责！”

随即传来一阵掌声。

张仁超当众表示：“谢组长，你们一定要公正审计。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在座各部门的负责人，一定要给审计部门开绿灯！”

散会了，苗学研对谢文清说：“我在交通宾馆为你们安排了三个房间，一间审计室，一间男宿舍，一间女宿舍，吃饭在一楼的公路局食堂。”

四人一起来到审计室，建设单位早已把工程的有关预算资料摆放在桌子上。吃完午饭，三位审计人员开始阅读有关的工程预算资料，查看工程图纸和招标书。

三天下来，三人将所有资料大体翻阅了一遍。

第四天一上班，谢文清做总结，说：“我初步发现了一些应该关注的问题，比如工程设计和招标资质的问题，高估冒算问题，工程质量、选用建筑材料的数量、质量等问题，我们必须重视起来。”

朱大同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小谢，你看得很准，这些东西看似简单，但这只是开工前的预算，如果真要找出这些问题的真凭实据来，必须下大力气，更何况现在还没有施工。”

谢文清说：“这次审计，是要准备吃一番苦头的，二位意下如何？”

朱大同狡黠地一笑：“你大叔我，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还在乎这点儿苦？意下如何？你问莉莉吧。”

仝莉莉也不示弱地说：“那年高考，我总成绩是全县第五，那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拼杀出来的。要不，我拿出当年高考的劲头？”

谢文清一笑，说：“这需要体力和脑力的结合！”

仝莉莉说：“老谢，你说这话，我喜欢。”

朱大同一笑，说：“小谢，人家莉莉可是喜欢啊！”

三人议论起公路工程的长度，图纸上标明的是26公里，即从大河与小商河交汇处，向东南到朱雀县的刘楼乡驻地，总计26公里，也就是52华里。朱大同说：“公路的长度不可能那么精确，后面应该有个小数点什么的。无论从地图上看，还是以人们传统的概念来衡量，这个数字肯定不准确。怎么办？咱们实地量一量？”

仝莉莉说：“怎么个量法？”

谢文清说：“一米一米地量啊！”

“我的妈呀，这26公里，26000米。你猴年马月才能量完？”

“姑奶奶，我步行一天，还能走80里路呢！我不相信自己一天一夜量不出这个数字来。”

朱大同翘翘大拇指说：“小谢，真有你的，像我的徒弟。你不仅敢一天走个马拉松，还敢称呼小姑娘为姑奶奶。不简单，了不起！”

仝莉莉说：“谁怕谁呀？不过，我倒有个简便的方法。汽车跑多远的路，不是能从仪表上反映出来吗？”

朱大同说：“好好好，你看，我这老榆木脑袋跟不上形势了，还是年轻人的脑瓜灵！”

谢文清给苗学研打电话：“苗主任，我是审计组的谢文清，请您安排一辆车好吗？”

“那部审计专用车，是专门负责接送你们上下班的。现在是上班时间，那辆车已经派出去了。”

“我们打算去工地现场丈量一下工程的长度。”

“那你打这个传呼127-8663221。”

谢文清用审计室的电话一连打了三次。过了一会儿，对方回电话了：“喂，大姐夫吗？我正在外面跟着副局长检查工作，有啥事情等一会儿再说。”

谢文清回答：“隋师傅，我不是你大姐夫，我是审计组的谢文清。我们今天有急事，要用车！”

隋司机说：“谢组长，不行啊，我正跟阎局长在下面检查工作，走不开。”

谢文清放下电话，一摊手说：“真庸俗！那天开会的时候，明明

说好为审计组配备一辆专车，一旦到了用车的时候，连车屁股也摸不着了。”

朱大同说：“我儿子的小机动三轮车太颠了，车上的仪表也不太管用。不过，他还有一辆摩托车。”

仝莉莉拿起电话拨打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兴奋地告诉大家：“准备走吧，我爸的小车马上过来。”

谢文清问：“大叔在哪里上班？为什么这么支持我们的审计工作？”

朱大同说：“小谢，你是假装不知道，还是一只井底之蛙？莉莉的双亲，是大河市著名的教育家。我老弟，莉莉的爸爸，是大河大名鼎鼎的教父，弟妹是大河有名的教母。两口子合起来，就是大河市的教皇了。”

仝莉莉一笑：“那是别人瞎掰的，不过，我爸妈的学生的确不少。”

谢文清也学会幽默了，说：“哎哟，莉莉，你的男朋友就是大河教皇的驸马了！”

仝莉莉笑着说：“你这个老谢！”

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过来。

三个审计人员在交通宾馆大楼门前上了车，仝莉莉向司机交代了一番，轿车向炎河大堤驶去。

在炎河与小商河交界处的水闸南面，仝莉莉铺开图纸。谢文清找到那块醒目的界碑，说：“从这块界碑开始量。”

谢文清示意小轿车倒退至界碑处，大家上车，记准仪表上的数字，吩咐司机向前开。小轿车沿着炎河大堤缓缓行驶，不一会儿，车就驶出了大河市区。前面堵车了，一个手持“停”字圆牌的公路稽查人员走过

来，指着车窗喝道：“靠边停，靠边停，快下车，接受检查。”

谢文清对司机说：“师傅，千万不要靠边。”

谢文清下了车，对稽查人员说：“您好，我们是市审计局的，正在进行现场审计勘察。”

一个戴着白色盔帽的小伙子一副六亲不认的样子，严厉地说：“不行，谁也不行。凡是手续不全的车辆，都要罚款。”

谢文清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他，原来是市公路局的隋司机，谢文清忙走过去，问：“隋师傅，你怎么在这里？”

隋司机回答：“我跟着阎局长下来检查。”他对身旁一位黑皮肤中年人介绍，“阎局长，这是民心路审计组的谢组长。”

阎万能热情地与谢文清握手，说：“欢迎，欢迎，谢组长，你们还审计公路收费吗？”

谢文清回答：“原来的审计用车出去办事了，我们只好借来一辆车，测一下民心路的长度。阎局长，我们也在执法检查，请您放一马，好不好？”

阎万能忙对那位稽查人员打招呼：“小郭，这是上级领导，放行！”

三人与阎万能握手告别，重新上车。小车向前开了一会儿，被一条白绳拦住去路，一位袖口箍着红袖标的人把手里的小红旗一挥：“停！”

两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在晃荡着肩膀走过来，板着脸说：“交轧路费。”

司机说：“这是市政府的车，我们是来审计这条路的。”

戴着红袖标的人严肃地说：“省政府的车也不行！只要经过这个地方，一律交钱。”

谢文清问：“多少？”

“大车10元，小车5元。”

“开发票吗？”

“开票10元，不开票5元。”

谢文清又问：“谁批准你们在这里收费的？”

“别管那么多闲事儿，不然按大车的标准收！”

谢文清急着赶路，掏出10块钱，说：“开一张发票。”

对方掏出一支紫色圆珠笔，在一张香烟盒纸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谢文清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四个字：“收费10元。”

谢文清问：“咋没公章？也没有收费单位啊？”

对方恶狠狠地说：“老子是解元集派出所的！”

谢文清挥挥手，小轿车朝前开去。

仝莉莉说：“如今乡下的收费多如牛毛，果然名不虚传。”

朱大同说：“咱们开着政府的车，尚且如此。那么多的农民，还有那些小商小贩怎么办？怪不得这条道上看不到农用车的影子。”

小轿车开到图纸上标注的刘楼渡口停了下来。谢文清问一位放羊的老人：“大爷，刘楼渡口在哪里？”

“就在这里。”

“刘楼渡口总共有多长？”

“从这里向西南4里多路，全是刘楼渡口的地界。再往前，路左边有一块石碑。”

谢文清看了看汽车的仪表，显示出民心路一期工程的长度是22117米。小车继续往前走，一会儿，前面出现了一块石碑。谢文清下车看了看，碑上果然刻有刘楼渡口的字样。仝莉莉在车里向外喊：

“如果民心路延伸到这里，长度应该是24325米。”